

我嗅到你灵魂的香气
文/张真栋

人与人之间需要多大的缘分才会遇见对方,又需要多大的缘分才会遇见那个命中注定的人,也许正是遇见爱情就会花去大部分人的运气。对于爱情,从不是强取豪夺,也不只是长相相守才算圆满。爱,只不过是恰好遇见你,嗅到你灵魂的香气。这天你是否爱我,但这是我止也止不住满心欢喜与爱恋。

曾经有人对她说:爱你,就像爱生命。这个幸运的女子叫李银河,那个痴情的男子是小波。李银河这辈子何其幸运能够遇到王小波,在他一生最重要的时间,他的爱都只给了她一个人。她这一生仅仅因为得到了他的爱就足够了,无论他又遇到什么样的痛苦磨难,小波从年轻时起就给了她这份至死不渝的爱就是她最好的报酬。有了这份爱,李银河可以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李银河之于王小波来说,是他的爱人,是他的知己,是他精神上的寄托。无论王小波身在何处,他的心始终牵挂着她。他说:我把整个灵魂给你,连同它的习惯,它的脾气,它的思想,一千八百种毛病。它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这是多么热烈的爱恋,连掩饰都没办法掩饰。王小波可以在这辈子遇见李银河,嗅到你灵魂的香气。本是两个不完整的灵魂遇到对方后变得美好,可爱起来!

杜拉斯说:“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不死的英雄梦想。”沈从文爱张兆和一辈子,无论她有没有爱过他,在他心里张兆和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信仰。他在写给张兆和的情书里最痴情的莫过于:我生平只看过一回满月。我也安慰自己过,我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他们两个人原本就是不同的两类人,一个出身于湘西乡下,一个出生于合肥名门,无论性情、气质,还是爱好都没有共同点。但就是在那样晴朗美好的下午,身为老师的沈从文从校园操场里的那一瞥开始,就再也忘不掉那一抹笑。他用他的信和他的学生张兆和保持着一种联系。他将她写入小说,留在心里。从那一刻开始,她灵魂的香气就缠绕着他,哪怕在晚年最黑暗的时候他依旧没有忘了爱她。对他而言,遇见了张兆

和才让他的灵魂完整有意义。爱是什么?只不过是恰好遇见你,又偏偏那么巧,爱上你灵魂的芬芳。不用刻意的山盟海誓,只要我懂你还爱着你,这就足够了!

(本文作者系文学院文协协会会员)

落在雨
文/张玉祝

一朝结伴不终分 两相互弃难不易
差次相隔两万里 心落一面水分离
秋风清吹凉意雨 寒水微澜失记忆
落暮消息冬然续 李起随浪浪人语
花桥雨下流水静 何处弱生浅戏鳞
烂漫狂风恨香气 平野荒地无穷尽
今我脚及礼冠及 终会落花蝶脚影
春临秋野自抉择 屈兰馨芳魂系系
人人苦水吐倾心 自尝一味复何归

逐利而做别人 无物在于神上飞
清安可去常来世 仗心攀天暗边行
众身修弱斯流风 逆雨而行秋隔路
残花夜雨行折路 大道夷康大跨步
道月依折复古幽 踏踏飞燕马上落
赏在层云碧染翠 哪甘黄土埋泥珠
苦水离春秋愈律 夏感隔冬思乱意
本著天运年彩衣 聊为避世灰素人
流水潺潺淘目珠 泥沙倒下不为入
深秋三雪梦桃花 窗外落花未扫

(本文作者系文学院文协协会会员)

行你所行,无问西东
文/张辰婧

2018年9月9日,开学第一天。“比起伤感还是期待更多。一阵子一阵子的,这座落满了感动遗憾惊喜的城。未来无限可期,或是更加残念,没在怕呢。”

2018年11月3日,“到目前为止,你已经从你所认为不会过去的烦恼中幸存了下来。要活得更强烈一些,不要妥协到变老。”从夏末的烈日到深秋的飘雪,时间带来了季节的更替,也在无声无息中改变着我。像是习惯冷空气一样习惯着我的大学生活,它没有半年前的我想象的那么好,但确实,没那么糟。

开学近两个月,我看起来好像真的长大

了,适应又冷又困的早操和不尽人意的住宿条件,适应变化水远比计划快,适应自己担当一面抛弃所谓的“没有安全感”,不再矫情不再脆弱更加稳重,却也依旧秋高气爽回不会妥协,我在努力成为想成为的自己,它看起来很难,但现在的我无所畏惧。

知乎上关于大学专业的问题几乎都是“在不喜欢的专业读书是什么感受”“上大学学的是不喜欢的专业怎么办”,我突然想起庆幸自己所学的,是多年来深爱并且向往的,原来能在喜欢的专业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大学四年,是很幸运的一件事。

一点一点地爱上现在的生活,它和高中太不一样,充满了未知的选择,最丧的时候早就过去了,我越来越相信生活降落到一个度之后就会好起来,它不会让你一直难过的。就像我的大学生活,它没那么好,却总给我机会让我加入了喜欢的社团和组织,给了我时间让我去做真正喜欢的事,也给了我一群志同道合的中国好室友,人生福喜,万般可期。

我很喜欢电影《无问西东》中,米雪饰演的妈妈对儿子说,我们希望你能享受人生的乐趣,比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比如同你自己喜欢的女孩子结婚生子。这段话同带给我的感动也让我开始思考,我究竟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我是一个有很多易碎梦想的人,我期待着,继续我的会是什么,我也期待着,继续努力幸运的结果,会是什么。爱我所爱,行我所行,听从我心,无问西东。来日并不方长,人生却很值得。

(本文作者系文学院文协协会会员)

江雪
文/李娜

天是苍白的,地也是苍白的,没有太阳,世间万物,在这白雪的掩盖下,都是一片苍白。这苍白,大气,壮阔,令人视野开阔而又倍感压迫。山川与河流之间白茫茫一片,没有一只鸟,只是在大风刮过后又崭新的下起大雪。那山间中人走过的行径,也很快被风雪掩盖。

他喜欢这样的天气,他不必再穿着一身黑衣,穿梭在黑夜里,做不避见光的鬼。在这雪天,他可以穿着他喜欢的白袍,不必担心暴露行径,因为大雪能掩盖一切丑恶。

他是个刺客。他手上已经沾满了数不清的鲜血。他杀人无道,不论男女老幼,只要给到他满意的报酬,就是让他刺杀当今圣上,他也不敢一试。

他此次的任务,就是刺杀在此垂钓的人。为此,他已埋伏了两天。他此时所处的位置,是他刚接到这个任务时,就来此寻得的他佳位置。待目标就位,他便可跃身而出,一击命中。他虽是个刺客,却不带武器。在他看来,随手拿到的东西,都可以是杀人的武器。情报不会错,今天正是目标垂钓的日子。他耐心的等待着。

风雪渐渐小了,老人披着破旧的蓑衣,戴着同样破旧的斗笠,缓缓的撑船而来。说来也怪,天气虽寒,却没有冻住这条河流。老人的船,缓缓地停在了稍宽些的河面中间,只见老人停好船,放好竿,缓缓的从船篷里拿出垂钓的工具,坐在船头,放下无刃鱼钩,开始垂钓。

老人身后的刺客此时却满腹疑虑。这样一个生活贫苦的老人,何以让人花重金来刺杀?雪天垂钓,真是生活所逼。风雪又开始肆虐了,老人穿的虽然单薄,却好似不惧冷。风雪之下,老人却不为所动,依然静坐垂钓。

风声渐渐转化为嘶吼。时机已成熟。刺客拿起从山间树梢掉下的冰棱,跃身而起,三步并作一步,飞跃着靠近老人。在旁人看来,却听得风声。一阵风声过后,大雪如鹅毛般落下,渐渐地,停在河面的小船也不见了。

转眼已过十载。又是一年寒冬,又是一样的风雪呼啸。山川之间,小河却终年不冻。在那稍微宽一些的地方,停着一艘破旧的船,船上有个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的人,正在静静的垂钓。

定睛一看,那垂钓的钓线上,却空空如也,跟问智者,所问何物?是为江雪,何故钓雪?归真。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本文作者系文学院文协协会会员)